

莊子纂要 參

外篇(上冊)

方勇撰

學苑出版社

外篇(上冊) 目錄

駢拇第八	一
馬蹄第九	五四
胠篋第十	九〇
在宥第十一	一四三
天地第十二	二四二
天道第十三	三八四
天運第十四	四七八

駢拇第八

【解題】

釋性通曰：內外者，下文云：「弗知內矣，知之外矣；弗知深矣，知之淺矣。」然混沌竅鑿，分而爲識爲知，而後有多方聰明之用。譬猶胼胝贅疣，俱非道德之正，必其殫殘知思，使天下之民反朴還淳，安於性命，方爲至治，是以言外也。外篇十五，皆從此篇抽繹而出。駢枝贅疣，各出於形性，而非形性之正，以況仁義，列於五藏，非道德之正，亦猶駢枝贅疣，均爲無用物矣。（南華發覆）

陸西星曰：內篇七篇，莊子有題目之文也。其言性命道德，內聖外王備矣。外篇則標取篇首兩字，而次第編之，蓋所以羽翼內篇，而盡其未盡之蘊者。予嘗謂：讀南華者當熟內篇，內篇熟則外篇、雜篇如破竹，數節之後，可以迎刃而解矣。駢拇篇以道德爲正宗，而以仁義爲駢附，正好與老子「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」參看。一部莊子，宗旨全在此篇。末用一句叫出：「予愧於道德，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，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。」上下俱不爲，則虛靜恬澹，寂寞無爲，而道德之正，性命之情，於是乎得之矣。（南華真經副墨）

沈一貫曰：外篇者，內篇之輔也。大旨不出內篇，縱而言之，時則有矣。（莊子通）

陳深曰：此篇以道德爲自然，而以仁義爲駢附，正與老子「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」同旨。但老子含畜正大，而此則過於憤悱，以仁義爲多事多方，而不若道德之無事也。氣雄三軍，文壓百代，執此以用

世，則未也。虛心以觀，焉能修己、治人、治天下？（莊子品節）

楊起元曰：凡有所增減、造作，無論善惡，皆失性命本然之正也。（南華經品節）

方虛名曰：此篇言仁義失性，就自己身上說。（南華真經旁注）

吳伯與曰：此篇以道德爲正宗，而仁義爲駢枝贅疣。曾史離曠楊墨，離其道德之正，所以亂天下，忘之則無容斷續，而憂去矣。下緊說「常然」二字，申有爲之惑性，不必招仁義以撓天下也。夫世人惑而不解者，以此分君子、小人耳。不知臧、穀亡羊總歸於亡，伯夷、盜跖總歸於殉，冥之而君子、小人均於自得，故末以自聞自見，指出本然之聰明，以應首節，而欲反性命之情也。（莊子因然）

陳治安曰：仁義，人性也，乃等於駢枝；聖賢，盡性者也，乃等於盜跖之徇利。豈真以仁義、聖賢爲不足法？但謂爲之而出於有意，擾擾外徇，必至淆其真性，如小人之徇利，與肢體之有駢枝贅縣等。故莊子自言「上不敢爲仁義之操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」，莫是騎牆，只是無爲無念，不徇形跡據事，若同於子莫，味意則極高玄。此篇文勢快利明爽，起伏變換，如飄風飛雨，忽然過去，忽然復來，絡繹連旋，略無斷截。每於上下轉換之間，必埋伏一字一句，相爲聯挽，或用之上句以起下句，或用於後語而挽前語，但見氣勢絡繹，其開闔變換，無跡可尋，想下筆時淋漓飄灑，亦自喜於爲文之佳，而非偶然者也。（南華真經本義）

程以寧曰：道有內則有外。內篇有題目，外篇各以首句摘二字爲題。先言外而後及內，故曰外篇，所以發洩內篇未盡之旨也。駢拇一篇謂，凡有增減造作，無論善惡，皆失本然之正也。通篇一意。（南華真經注疏）

王夫之曰：外篇非莊子之書，蓋爲莊子之學者，欲引伸之，而見之弗逮，求肖而不能也。以內篇參觀之，則灼然辨矣。內篇雖參差旁引而意皆連屬，外篇則踳駁而不續。內篇雖洋溢無方而指歸則約，外篇則言窮意盡，徒繁說而神理不整。內篇雖極意形容，而自說自掃，無所粘滯；外篇則固執粗說，能死而不能活。內篇雖輕亮舜、抑孔子，而格外相求，不黨邪以醜正；外篇則忿戾詛誅，徒爲輕薄以快其喙鳴。內篇雖與老子相近，而別爲

一宗，以脫卸其矯激權詐之失；外篇則但爲老子作訓詁，而不能探化理於元微。故其可與內篇相發明者十之二三，而淺薄虛囂之說，雜出而厭觀，蓋非出一人之手，乃學莊者雜輯以成書。其間若駢拇、馬蹄、佻僂、天道、繕性、至樂諸篇，尤爲侷劣，讀者遇莊子之意於象言之外，則知凡此之不足存矣。此篇亦『爲善無近名，爲惡無近刑』之旨，其言至正，言常然，亦與『緣督爲經』相近，而徒非斥仁義，究竟無獨見之精。何爲至正，何爲常然，皆不能以微言達之；且詆訶曾、史、伯夷，以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，矜氣以固其封畛，故曰非莊子之言。（莊子解）

胡方曰：通篇只『多憂』數句發明，而以憂當世之患爲多憂，又不足發明，硬言仁義非性，絕不見所以然也。莊子豈至如此，偽書無疑。（莊子辯正）

高塘曰：篇意以仁義爲外也。純用寓意夾寫。（莊子集評）

何如澗曰：此篇言行仁義則失其性，就傷於己說。（莊子未定稿）

郎懋學曰：大意以仁義爲害性。（南華經參注）

張士保曰：文非不盤旋跌宕，然不能真認性命道德，徒恣口以詆仁義，竊以爲實南華真經之稂莠也。後人以喻見莊子，正由此等。使學人縱脫無行，尤以此爲最。愛其文者，多曲爲之解，副墨乃至云：『正好與老子「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」參看。一部莊子宗旨，全在此篇。』謬矣！老子崇道德、次仁義之意，自顯著於知北遊篇。而全部宗旨，則當於天下篇中求之。（南華外雜篇辨偽）

方潛曰：皆宗老子之旨而發揮內七篇之蘊也。老子後仁義，而養生主無近名刑之說也。（南華經解）

陳壽昌曰：老子曰：『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』道且強名，何論仁義？漆園以駢枝目之，自是解人。（南華真經正義）

華真經正義

蘇輿曰：駢拇下四篇，多釋老子之義。周雖悅老風，自命固絕高，觀天下篇可見。四篇於申老外，別無精義，蓋學莊者緣老爲之。且文氣直衍，無所發明，亦不類內篇汪洋俶詭，王氏夫之、姚氏鼐皆疑外篇不出莊子，最

爲有見。即如此篇，首云『淫僻於仁義之行』，末復以『淫僻仁義』平列，踏駁顯然，且云『余愧乎道德』，莊子焉肯爲此謙語乎？（王先謙莊子集解引）

陶浚宣曰：列子曰天數一變而爲七。莊子言道止於七篇，所謂內篇也。意有未盡，所謂重言者，雜入於寓言之中，而寓言、重言又雜入於卮言之中。忽諧忽諷，歎斯人之弱喪而不知歸者，長言之不已而嗟歎之，以成爲外篇十五篇、雜篇十一篇，實無所謂外，無所謂雜也。於是重言亦隨而重之，卮言亦隨而卮之，因以曼衍，所以窮年，宜其然乎？壬申年冬小春月，東湖漫記。駢拇篇，痛陳仁義之害。馬蹄指摘仁義，兼及禮樂。祛篋指斥仁義，兼及聖知。在宥篇至中間，故曰絕聖棄智而天下大治止，此三篇又半，直可並作一篇讀。蓋即所謂重言也。其文全作辯論體，與其他語氣不同。長沙王益吾謂姚氏鼎、王氏夫之皆疑外篇不出莊子。愚按：以辯論體而舐排聖知仁義禮樂者，就文體而論，固只有此文稍嫌特出。然仁義不可爲，孟子故曰：『由仁義行，非行仁義也。』莊子所言『整躉爲仁，踉跄爲義』，正指行仁義者而言。若由仁義行，則是仁義禮智根於心也。由仁義而行，而非盜竊仁義以爲名高，則孟子之說，究與莊立意並不相悖。從來震驚於莊子譏謗仁義者多矣，蓋亦未之思耳。至以下各篇，微言奧旨，與內篇無異，但立意名篇之法不同，故爲發明於此，更不逐篇釋其大意也。東湖又記。（南華經講義）

王樹枏曰：外篇十五，皆發明外王之道。天下篇云：『聖有所生，王有所成。』又曰：『內聖外王之道，闡而不明。』其內外分篇之意，即本乎此。諸家皆臆說，不得其解。此篇本老子『絕仁棄義』之旨，與告子以人性爲仁義，猶以杞柳爲杯棬同義。戰國之時，孟子專稱仁義，以救時君不仁不義之行。莊子則以仁義之行失自然之道，故不能致大同。其說雖不同，而於救世之心則一也。（莊子大同說）

胡遠濬曰：此老子『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』之旨，亦即所謂絕學無憂也。得人之得，唯以仁義爲名，又豈解所謂之云何乎？務學之害，一至於此！（莊子詮詁）

愚按：此篇宗旨在痛斥仁義之弊，而歸重於道德（即率真任性的自然之道）之塗。道家認爲，人類生存的最高目的，在於保全純真本性。及至虞舜，卻揭舉仁義以誘惑天下，使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」而「失其性命之情」，直至身殉其中而仍自以爲聰明。流弊所趨，至戰國益甚。作者目覩現實，不免痛心疾首，於是先以駢拇、枝指等物爲喻，後以伯夷、盜跖等人爲例，反復痛駁仁義，全力引進道德，以便使人類的自然本性得到復歸。文章寫得痛快淋漓，具有極大的批判力量。

駢拇枝指出乎性哉，而侈於德；附贅縣疣出乎形哉，而侈於性；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，列於五藏哉，而非道德之正也。是故駢於足者，連無用之肉也；枝於手者，樹無用之指也；「多方」駢枝於五藏之情者，淫僻於仁義之行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。

【箋注】

〔駢拇〕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連生。成玄英云：「駢，合也，大也，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爲一指也。」（莊子注疏，下同）按，拇謂足大拇指，否則便與下文「駢於足者」、「枝於手者」相齟齬。曹礎基《莊子淺注》謂「拇」爲「手或腳的大指」，非是。枝指：謂手大拇指旁枝生一指。林希逸云：「枝，旁生也。」（南華真經口義，下同）性：與生俱生曰性（林希逸說）；生而有者曰性（王夫之《莊子解》）。

〔侈於德〕謂對體容來說，駢拇枝指卻是屬於多餘的東西。崔譔云：「侈，過也；德，猶「容」也。」（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引）陳景元云：「德者，容德也。盜跖謂容美爲父母之遺德也。」（南華真經章句音義）按，舊注多訓「德」爲「品德」之「德」，非。

〔贅〕橫生出來的肉塊。陸德明云：「附贅，橫生一肉屬著體也。」（經典釋文）縣：通「懸」。疣：小瘤

結。形：形體。

〔侈於性〕附贅懸疣非本性所具有，故說多餘。成玄英云：「附生之贅肉，懸繫之小疣。並稟形以後方有，故出乎形哉而侈性者。」

〔多方乎仁義〕謂旁生枝節般地造作仁義。林希逸云：「多方，多端也。」

〔列於五藏〕謂以仁、義等配合五藏。文如海云：「肝木，仁也；肺金，義也；心火，禮也；腎水，智也；脾土，信也。」〔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引〕楊樹達云：「仁義列於五藏者，白虎通性情篇云：「肝仁，肺義，心禮，腎智，脾信也。」此蓋周季學士通行之說，故莊子稱之。」〔莊子拾遺〕藏：通「臟」。

〔正〕本然。

〔多方〕羅勉道南華真經循本、方虛名南華真經旁注、焦竑莊子翼、宣穎南華經解並以此二字為衍文，當從之。駢枝於五藏之情：謂在五臟之情以外又生出枝節。成玄英云：「夫曾、史之徒，性多仁義，以此情性，駢於藏府。」

〔淫僻於仁義之行〕謂行仁義的邪僻之實。

〔多方於聰明之用〕謂多端濫用聰明。按，陳景元莊子闕誤引張君房本「多」下無「方」字，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等從之。但郭象莊子注云：「聰明之用，各有本分，故多方不為有餘，少方不為不足。」可知郭本有「方」字，張本不足為據。

【點評】

宣穎曰：用兩喻引起正意，「道德」二字一點。（南華經解）

胡文英曰：而非道德之正也，輕放一句，極悠揚頓宕之妙。（莊子獨見）

劉鳳苞曰：駢拇枝指出乎性哉……二哉字，俱坐實語，莫認作宕漾之詞。（南華雪心編）
劉鳳苞曰：揭出道德，乃一篇之主腦。（同上）

【分解】

郭象曰：駢枝皆出於形性，非假物也。駢與不駢，其性各足。而此獨駢枝，則於性爲多，故云侈耳。或云非性，欲割棄之，是道有所不存，德有所不載，人有棄材，物有棄用也，豈至治之意哉！物有大小，能有少多，所大即駢，所多即贅。駢贅之分，物皆有之，若莫之任，是都棄萬物之性也。夫與物冥者，無多也。故多方於仁義者，羅列於五藏，然自一家之正耳，未能與物無方，各正性命也。方之少多未嘗有限，少多之差則有定分，不可相歧，各守其分，無不自得。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，因欲棄多而任少，是舉天下而棄之，不亦妄乎！駢枝之於手足，直自性命不得不然，非有用而然，不猶五藏之情自多方耳。而少者橫復尚之，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。聰明各有本分，多方不爲有餘，少方不爲不足，然情欲之所蕩，未嘗不賤少而貴多，若忘其所貴，保其素分，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。（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引）

呂惠卿曰：駢拇枝指，非不出乎性，而德則所無也。附贅懸疣，非不出乎形，而性則所無也。於所無而有之，此所以爲侈。其氣爲五行，其德爲五常，其事爲五事，其形爲五藏，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，非不列於五藏也。而非道德之正，則亦所無而已。故駢於足，枝於手，皆爲無用；而所謂道德之正者，無爲以反一而已。（同上）

陳景元曰：駢枝，與生俱生，故出乎性，而爲生德之餘。贅疣，生後而有，是出乎形而爲性之外累，故皆曰侈。夫五行均則五常無偏，乃道德之正；今多於仁義，是五藏之氣稟受必有少之者，故非道德之正也。且駢枝之於手足，皆無用之指，何足決齟哉！若夫駢枝於五藏之情，淫僻於仁義之行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，乃駢枝於有

用之處，所以重增其弊也。（同上）

陳詳道曰：性以德立，形以性成。駢拇枝指，在德無是也，故曰侈於性。仁義之端，具於始生之時，則道之駢枝者也；而其用見於已生之後，則道之贅疣者也。人知駢枝之無用，贅疣之爲累，而不知仁義之行亦然。蓋尚道德則仁義爲無用，用仁義則道德爲有累也。（同上）

林自曰：駢枝與形俱生，出於性也。疣贅因形而有，出乎形也。以性配德，性在天而德在人；以形對性，性在內而形在外。出乎天者，人以爲侈；出乎外者，內以爲侈，此自然之理也。夫仁義道德未嘗不相爲用，而仁義之跡所以見惡於道德者，猶疣贅見惡於形也。駢枝，喻仁義之本。贅疣，喻仁義之形跡。形性，喻道德之正。駢枝出於性而不可去，猶仁義之本出於性也。疣贅出於形而可去，猶仁義之跡出於人爲，故可去也。若能忘仁義之跡，則冥於性命之理，與道德爲一矣。忘形骸之累，則駢枝亦出於形性，與四肢同矣。贅疣乃形外之物，仁義之跡亦性外之物；去之所以全其形，忘之所以渾其道也。（同上）

林希逸曰：與生俱生曰性，人所獨得曰德。駢枝本於自然，比人所同得者，則爲侈矣。贅疣之爲累亦然。似此性德二字，與吾聖經稍異。多方，猶多端。列於五藏哉，言非出於內，故曰：『非道德之正。』告子言義外，莊子並以仁爲外矣。以仁義爲淫僻而與聰明並言，皆以爲非務內之學，故但見其多事也。（同上）

褚伯秀曰：天命之謂性，物得以生之謂德，命德性而充之之謂形。是皆稟乎自然，所以尊生配道，體天立極，至誠而不息者也。凡在德性之外，皆爲駢枝贅疣，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正。故漆園立是論爲外篇之首，而議者謂薄仁義爲太過。且老莊之爲學，非好爲高大而固薄仁義也，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，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耳，故不得不辭而闢之。若仁義根心，安行中理，其去道德也何遠？夫駢枝贅疣，氣之暫聚，初無痛癢之切身，任之而勿嫌可也。或者惡其累行而欲決齧之，其爲害愈甚，故真人善巧設喻以祛其惑。使學者心冥體會，即偽明真，則天命之至理可全得。以生之良貴，可復道物一致，天人渾融，回視駢枝贅疣，

何足爲吾形累；而所謂聰明仁義者，皆自吾德性中來，是亦道之微也。但不徇其跡，以求善於物，思復其本而同乎大通，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已，何淫僻之有哉！『多方於聰明之用』一句，今本皆然，碧虛子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，引後文多於聰者爲證，其論頗長。（南華真經義海纂微）

陶崇道曰：『焦竑曰：『內篇命題本於漆園，各有深意。外雜篇則爲郭象刪脩，但摘篇首字名之，而大義亦存焉。』良是。愚謂刪脩則有之，『外』、『雜』二字恐非郭象所能定也。外篇，家大史於駢拇亦曰：『有一二段近莊耳，其餘踈豁冗散處不少。』皆確論也。內篇詳述性命道德之理，故於外篇首論道德性命所不當有者。仁義何嘗病，只病其方耳。多方何病，只病其無用耳。駢拇獨非拇，枝指獨非指乎？贅疣獨非形乎？用他不著，即謂之侈。侈，即多也。道德不外仁義，猶手足之外指拇，若一涉多方，通歸無用，反成淫僻矣。故外之。此外篇之所繇始也。（拜環堂莊子印）

劉鳳苞曰：首段特提『道德』二字爲一篇主腦。道德原是渾渾淪淪的，從此悟入，可得性命精微。若多方以求合乎仁義，與性命有何關涉？駢枝贅疣，比擬切近，一是形體上病根，一是性命中病根。駢於足則勉強聯屬，枝於手則分外增添，附贅懸疣又是益其所本無，四者或限於天，或成於人，均爲賸餘而無用。形體且然，況於性命之情哉？仁者愛之理，義者事之宜，從性命源頭發出，則仁義即是道德，故列於五藏以配五行。特一有仁義之名，緣飾多方，便非道德之正。離道德而祇求合乎仁義，亦猶駢枝贅疣之附於吾身，無所用之也。夫淫僻之與仁義兩不相侔，而仁義外之淫僻，世俗所易知；仁義中之淫僻，世俗所不及知。以淫僻加之仁義之上，合併寫來，漆園慣用此深文曲筆。又添出聰明二項，正是淫僻之具，從此汨沒性靈，無怪乎去道日遠也。（南華雪

心編）

【校勘】

陸德明曰：淫僻：本又作辟。（經典釋文）

陳景元曰：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。張作「而多□於聰明之用也。」（莊子闕誤）

俞樾曰：駢拇枝指出乎性哉，而侈於德；附贅縣疣出乎形哉，而侈於性。樾謹按：性之言生也。駢拇枝指，生而已然者也，故曰出乎性。附贅縣疣，成形之後，而始有者也，故曰出乎形。德者，所以生者也，天地篇曰「物得以生謂之德」是也。駢拇枝指出乎性，而以德言之則侈矣；附贅縣疣出乎形，而以性言之則侈矣。崔云：「德，猶容也。」司馬云：「性，人之本體也。」混性與德與形而一之，殊失其旨。（莊子平議）

吳汝綸曰：駢拇枝指出乎性哉，而侈於德。崔云：「德，猶容也。枝音歧，謂指有歧也。」司馬云：「駢

拇謂足大指連第二指也。性，人之本體也。侈，溢也。」某案：性，讀爲生。（莊子點勘）

武延緒曰：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。按：方字疑涉上文而衍。（莊子劄記）

楊樹達曰：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，列於五藏哉，而非道德之正也。仁義列於五藏者，白虎通性情篇云：

「肝仁，肺義，心禮，腎智，脾信也。」此蓋周季學士通行之說，故莊生稱之。（莊子拾遺）

王叔岷曰：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。案：陳碧虛闕誤引張君房本無方字。注：「聰明之用各有本分，

故多方不爲有餘，少方不爲不足。」是郭本原有多字，張本誤脫。（莊子校釋）

是故駢於明者，亂五色，淫文章，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？而離朱是已。多於聰者，亂五聲，淫六律，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？而師曠是已。枝於仁者，擢德塞性以收名聲，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？而曾史是已。駢於辯者，纍瓦結繩，竄句（榘辭），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，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？而楊墨是已。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，非天下之至正也。

【箋注】

〔駢於明〕視覺過於明察。駢：過分的意思。

〔五色〕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。

〔淫文章〕造成文采的淫濫。文章：青與赤爲文，赤與白爲章。

〔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〕這難道不正像色彩華美的花紋要攪亂人們的視覺嗎？黼黻：黑白相次謂黼，黑青

相次謂黻。一、二字連用，往往泛指一般的花紋。煌煌：眩目的樣子。

〔而〕借爲『如』（章炳麟《莊子解故》）。俞樾云：『而，如古通用。而離朱是已，猶云『如離朱是已』。下文

〔而師曠〕、『而曾史〕、『而楊墨〕並同。』《莊子平議》離朱：『孟子作『離婁』。司馬彪云：『離朱，黃帝時人，百

步見秋毫之末，一云見千里針鋒。』（《經典釋文引》）已：猶『也』。

〔多於聰〕謂聽覺過於靈敏。

〔五聲〕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

〔六律〕指黃鐘、大呂、姑洗、蕤賓、無射、夾鐘六個諧音。

〔金、石、絲、竹〕古時稱金、石、絲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爲八音，即八個音調。

〔師曠〕字子野，晉平公樂師，善審音律。已見齊物論篇箋注。

〔枝於仁〕謂造作仁義。

〔擢德塞性〕拔擢僞德，蔽塞真性。收名聲：即沽名釣譽之意。

〔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〕使天下人喧鬧著去奉守那不可企及的法式。成玄英云：『曾史性長於仁義，

而不長者橫復慕之，捨短效長，故言奉不及之法也。』林希逸云：『法，禮法也；不及者，人所難及也。使人行

難行之法。』簧鼓：猶言「吹笙鼓簧」。即喧嚷之意。

〔曾〕曾參，字子輿，孔子弟子。史：即則陽篇之「史鯁」，字子魚，衛靈公臣，與曾參並以仁孝稱。

〔駢於辯〕謂致力於詭辯。

〔累瓦結繩〕謂疊聚無用之詞如累瓦，連貫荒誕之言如結繩。林希逸云：「辯者之多言，連牽不已，累疊無窮而無意味，故以累瓦結繩比之。」

〔竄句〕穿鑿古人文句。榘辭：此二字原缺，依王叔岷之說增補。王叔岷云：「唐寫本釋文所出「竄句」下有「榘辭」二字，當從之。」累瓦結繩，竄句榘辭，文正相耦。「遊心」二字屬下讀。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「竄句籍辭」，亦可證今本之有挽文。（莊子校釋）

〔遊心〕馳騫心思。堅白、同異：是名家的兩個重要論題，詳見齊物論篇箋注。

〔敝跬譽無用之言〕謂竭盡心力稱譽自己的無用之言。林希逸云：「敝，勞也；跬，跛也。其言皆無用而稱譽自喜，徒自勞苦，故曰敝跬以譽無用之言。」陳壽昌云：「敝跬，猶「蹙躄」也，跛而用力之貌。謂竭盡心力，徒以此無用之言稱譽自喜也。」（南華真經正義）

〔楊〕楊朱，字子居，宋人。墨：墨翟，宋大夫。

〔多駢旁枝之道〕猶言「多餘無用之道」。林希逸云：「多駢旁枝，猶言「餘剩」也。自然之道本無多端，此皆餘剩之事。」

〔至正〕最純真的道德。林自云：「天下之至正，道德是也。」（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引）

【點評】

劉鳳苞曰：皆多駢旁枝之道，總束一句，大筆如椽。（南華雪心編）

劉鳳苞曰：非天下之至正也，一概抹煞，歸重道德。（同上）

【分解】

郭象曰：夫有耳目者，未嘗以慕聾盲自困，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，則離、曠雖聰明，乃亂耳目之主也。曾、史性長於仁，而性短者橫復慕之，慕之而仁，仁已偽矣。天下未嘗慕桀、跖，而必慕曾、史，則曾、史之簧鼓天下，使失其真性甚於桀、跖。聘其音辯，致其危辭者，未嘗容思於樛机之口，而必競辯於楊、墨之間，則楊、墨乃亂群言之主也。此數子皆師其天性，直自多駢旁枝，各是一家之正，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。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，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。（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引）

呂惠卿曰：明者謂其自見，今以所見爲明，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。聰者謂其自聞，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，則是益而多之也。故道之所自出，率性之自通，則天下皆足於己，不爲有餘也。擢德則助長，塞性則厭其所生，唯其爲之太過以收名聲，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，此曾、史之所以枝於仁也。道在不言，則辯非道也。瓦貴鱗比而累之，繩貴條直而結之，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，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，敝行跬立以喻無用之言，如纍瓦結繩然者，此楊、墨之所以駢於辯也。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。（同上）

陳景元曰：駢拇者，比五指之數，則爲不足。駢明者，以兼倍之性，謂之有餘。聖人收視反聽，以養內映；世俗慕離、曠之聰明，縱耳目於外景，以因敝其形骸，則離、曠爲亂耳目之帥矣。枝於仁者，擢德塞性以收名聲，奔馳四方，失其真性，則曾、史爲惑人心之宗矣。辯之縱橫，如累瓦重疊；學之博喻，如結繩屈積。論之眇微者，其竄句隱語之謂乎？遊之卓詭者，其離合是非之謂乎？譽之小道者，其敝跬不進之謂乎？大辯若訥，多言數窮，故楊、墨爲恢詭慵怪之首也。夫形性之有餘、不足，皆非至正之道。（同上）

陳詳道曰：擢德塞性，以明曾參仁其親之過，史鮒仁其君之過也。累瓦結繩，危辭，敝敝然譽之也。聖人

無名，而枝於仁者收名聲；仁者不憂，而仁者反多憂，則去道也遠矣。形無駢枝而駢枝生於形，非形之常然也。道無仁義而仁義出於道，非道之常然也。（同上）

林自曰：駢於明者爲五色所亂，不知道在內者可以返視也。多於聰者爲五聲所亂，不知無聲之和非聽所及也。枝於仁者仁之散，故擢其德、蔽其性，以收名聲，使天下如吹笙、鼓簧，更相扇動，以奉其法，常若不及也。駢於辯者，其辭如累瓦之險，其執若結繩之固，邪說隱微曰竄句，堅執白馬異同之論，分外用力於無用之言，此皆多駢旁枝之道，非天下之至正。（同上）

林希逸曰：五色、文章，古者以養目，而莊子以爲亂淫，即老子「五色令人目盲」之意。離朱，用明者也。若以爲非乎？而用明之人則以爲是矣。多於聰者亦然。德性本靜，而強於爲仁，是擢德塞性。使天下簧惑鼓動以奉難行之法也。多言而無味者，比之累瓦結繩，竄改言句以爲辯，故遊心於堅白異同之間也。敝跬，勞跬也。其言無用而稱譽自喜，徒自勞苦也。以爲非乎？則楊、墨之徒以爲是矣。多駢旁枝，言皆餘賸之事，非至正也。（同上）

褚伯秀曰：人各有正性，性各有良能，能各有分量，一毫不可強歧。故慕離朱者，喪其明；希師曠者，損其聰；習曾、史者，過於仁；學楊、墨者，僻於辯。此皆以不足企有餘，等而上之，攀援無極，非天下之至正也。

（南華真經義海纂微）

陳深曰：德性本靜，而強以爲化，是擢德塞性。法，禮也。不及之法，人所難行之法也。簧鼓，以言語鼓動之也。累瓦結繩，聚無用之語，如瓦之累，如繩之結也。（莊子品節）

陶崇道曰：仁義根於性命者，爲正性命，有個情在裏邊。此情即孟子「乃若其情，則可謂善矣」之情。目以能見爲情，耳以能聽爲情，仁以不收名聲爲情，辯以出於不得已爲情。若取好看好聽，一效離朱、師曠、曾、史、楊、墨所爲，則爲枝爲駢，不情甚矣，非正也。何也？失其性命之情也。（拜環堂莊子印）